

世界富豪百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金融大鳄

〔美〕罗伯特·斯雷特 著

索罗斯传

Th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索罗斯

金融大鳄。
当今世界上最伟大
的投资家。他拥有
认识金融场所必需
的特殊风格。他拥有
参与投资游戏的独
特方法。他更拥



有超人的冒险胆识。他的努力终于成功了。62
岁时，他富得无法想象。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在
他巨大财富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无数神话故事。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ISBN 7-5387-1500-2



9 787538 715002 >

责任编辑：叶天洪

封面设计：褚黎丽

世界富豪百传

金融大鳄

——索 罗 斯 传

〔美〕罗伯特·斯雷特 著
文 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前言

大多数读者在阅读传记作品时都会问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本书的开篇就给予回答：本书并未经索罗斯本人授权。构思写一本索罗斯传记的创意者就是我自己。在 1992 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杰克·威尔克的书，也是由欧文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仔细掂量其他的重要商界人物，打算再写一本传记类作品。于是我瞄准了索罗斯。我与索罗斯的办公室联系，希望他了解我的计划。和我接触的是专司索罗斯的公共关系事务的凯克斯特公司的戴维·克隆菲德。

我们会面商议了 30 分钟，气氛非常融洽。我了解到除我之外别无他人计划或正在着手写一本关于索罗斯的书。我对克隆菲德说我希望能在这一块空白上做点工作，一旦我签了合约，我将通知他。我请求克隆菲德在当时不要向索罗斯及其工作人员透露有关此项目的任何情况；当时克隆菲德给我的感觉是他将等待我的电话通知。

一个月之后，我获准动手撰写本书。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克隆菲德我将实施原定计划，他回答说：“运气非常不好，索罗斯的工作人员决定不与你合作。”他没有作任何解释。考虑到我甚至连封通知索罗斯有关这件事的信都没给他本人写过，这样的反应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克隆菲德告诉我，他和凯克斯特公司的老板——格尚·凯克斯特，曾向索罗斯的工作人员——

无论他们是谁，反正他们的身份从未被透露过——建议与我合作。他说他们对此事曾力促其成，但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感谢了他们的努力，同时也表示我不愿给他们增添麻烦，我只要求能对索罗斯及其工作人员采访一次，我认为这么做对双方——索罗斯和我——都有好处。我问克隆菲德是否能够采访在东欧国家各个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建议我和弗朗西丝·阿布宰德联系，她负责索罗斯在这方面业务的公共关系。

我通过电话与阿布宰德取得了联系，她说索罗斯已经“答应”别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因此他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时间”再和我接触了。我说我将继续我的这项创作，希望索罗斯能改变他的立场。于是阿布宰德表示我可以采访与索罗斯基金会有关的人员。

在这之后，我开始了写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希望能采访尽可能多的认识索罗斯或与之共事的人，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和投资业务两方面的人。首先，我打算从索罗斯在东欧国家的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入手。

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索罗斯的员工们待我若上宾。他们到机场来迎接我，驾车带我去会见基金会的人员，给我采访任何人的自由，允许我旁听基金会内部的会议，从总裁到普通员工，都不受限制。他们为我提供了所有我希望的合作，这看来是个好兆头。后来，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确定了更复杂的目标，采访不仅限于员工。我想追访那些从索罗斯孩提时代起就与他相识的人们。尽管找到这些人很不容易，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一些。他们还记得他，而且看起来他们很乐意回忆这位老同学或幼时伙伴。

在布达佩斯，我还与索罗斯有过一次非常简短会面，属于介绍性质的。当我计划去布达佩斯时，我压根没有想到索罗斯也会光临该市。他此行是去会见东欧和前苏联索罗斯基金会行

政总裁的，并准备出席 1994 年 3 月 8 日晚上在塔佛纳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我运气不错，因为当时我也计划在该饭店采访一位基金会员工。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向索罗斯作自我介绍。那天晚上，我遇见的第一个熟人是弗朗西斯·阿布宰德。她用友善的口气告诉我，她将尽力在招待会开始之前，为我安排一次与索罗斯的简短会面。如果不行的话，她将在下个月当我去纽约时再安排一次。稍后，她又告诉我索罗斯当晚是否会来塔佛纳饭店还全无确定，因此我可能要等到 4 月份了。我感到非常失望。

正当我和索罗斯的其他员工们谈话时，索罗斯走了进来。他步子很快，但我还是径直向他走去。阿布宰德陪着我，并且向我们做了介绍。

我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索罗斯说他对该项目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吗？这怎么可能呢？毫无疑问，我很吃惊。毕竟戴维·克隆菲德和阿布宰德告诉我是索罗斯本人决定不与我的创作计划合作的。

我简要地介绍了我的背景情况，说我非常希望能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他回答说不能给我任何许诺。

我非常执着，重申与他本人的会谈对我非常重要，告诉他我已经在布达佩斯与一些从小就认识他的人有过几次有趣的会面。

他看上去和蔼了一些，说当我结束研究之后，可以和他会面。接着他对阿布宰德说：“他今晚可以到招待会来，这是非正式的。”

我对事态发展出现的转机非常高兴。

但是，阿布宰德插话说：“不行，我们希望没有外人参加

招待会。”

索罗斯抱歉地看着我：“我得听从她的安排。”我非常惊讶，索罗斯在决定这样一件事——一个正在写有关他的书的作者是否可以参加招待会——时，对他的公共关系助手是言听计从。

结果是，我再也没能会见索罗斯。尽管如此，我跑了五个国家——美国、匈牙利、英国、罗马尼亚和以色列——采访了他的许多助手，有些是他投资生涯最早期的助手。得益于这些采访，我能够描绘这位复杂的人物。对于索罗斯如何看待那些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影响的事件，我找到了一些感觉。他写过三部书，一本是关于他的金融理论的（《金融炼金术》），另两本则是介绍他的慈善捐助（《打开苏联》和《民主背书》）。在这些书里，索罗斯对自己也用过一些笔墨，使我能够勾画出他的性格。

我对华尔街以及伦敦的金融分析家们的一系列访谈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有些人并不直接认识索罗斯，但他们对索罗斯发挥才干的场景给予的描述，使我能了解金融界的一些情况，及其对索罗斯惊人的投资业绩的反应。

为写一本未经被写者本人同意的书，而且对一个尚活在世上的人进行研究着实不易。在这次的创作准备中，我尤感面临挑战。我意识到索罗斯要求限制他的主要助手，包括他的公关助手与我交谈。我在写给索罗斯的几封信中强调，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义务就人们关于他的一些传闻和论断给予评论。但我的努力失败了。

1994年5月31日，我收到了西恩·西·沃伦的一封信，他是索罗斯基金会的首席律师。这封信是对我的两封要求会见索罗斯的信件中第二封的简明答复。沃伦的信确认了索罗斯将不与我合作，因为他已经与另一位作家合作了。沃伦写道：“我

肯定您能够理解，索罗斯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的时间都非常有限，因此他们必须认真地进行安排。索罗斯先生已经要求他的基金会的员工和其他有关单位，不对您的要求做任何答复。”沃伦强调，“没有人有时间与您会谈”，我应该“停止就有关会谈的事给索罗斯和基金会打电话。”

沃伦以一种实际上是辩论的措辞结束了他的回信：“在您的信中，您希望会见索罗斯先生，目的是使您著作中的内容尽可能地准确和公正。我确信您将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您作为一位作家的责任，使您的著作内容准确并不偏不倚。虽然没有人将与您会面。”

我真是有点糊涂了。在1994年1月20日，我曾给戴维·克隆菲德写过一封信，罗列了一堆我希望同索罗斯当面讨论的问题。我指出他们的首席律师在要求我做到准确和公正的同时，却承认我将无缘得到能够帮助我的人的帮助。我没有收到克隆菲德先生的回信。

令人欣喜的是，我发现索罗斯也有鞭长莫及之处：一大批他的前雇员们很乐意与我交换对他的看法，而且总是开诚布公的。我对他们能接受我颇为耗时的采访深表谢意。与此相反的是，我和索罗斯的人员接触使我多次产生一种在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感觉。我打电话给他们中的某人，约请采访，那人表示同意，然后他便撤消原定约见。有一次，一位女士答应接受采访，表示虽然索罗斯的人已经与她联系过，要求她不要与我会谈，但她仍决定如此去做。另有一次，一位索罗斯的助手答应和我见面。经过一整个晚上的长时间的采访，第二天上午，她打电话告诉我索罗斯已经派人找过她，不希望她和我接触。因此我只得将访谈记录标为“不可发表”。在这些事例中，索罗斯的影响可见一斑。

无视这些阻碍，我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

止，对乔治·索罗斯所做的考察最深的作品。

我想在这里谈几句我的编辑杰夫瑞·克瑞姆斯。我对又一次能与他合作一部大作品感到高兴。通过各个途径，他给予我支持、建议和鼓舞，帮助我构筑项目，与我分享确定每一个标题时的兴奋，为我指明加强文章力度的方法。他使得一场复杂的挑战成为一次精彩的经历，所以我深深地感谢他。

我要对布鲁斯·雷伯曼表示感谢，他在纽约做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由于他的努力，我能够较为省力地得到一整套关于索罗斯的有价值的文章。我也要感谢翟尔达·梅斯林·梅吉尔和戴维·纳齐曼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那些我有机会与之交谈的人们：佛郎西丝·阿布宰德、埃德加·阿斯戴尔、菲伦·巴沙、辛珀卡·纳西沙、里安·库伯曼、罗纳德·欧里根……等等，还有许多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人士。

阿兰·拉菲尔、詹姆士·马奎支、拜伦·韦恩、唐·艾伦和克里斯·特纳阅读了本书的一部分。我要感谢他们为此花费的时间和所做的评论。

感谢我的家庭，妻子艾丽总是在我身边，给我支持和建议，阅读我的草稿，当我从一国跑到另一国，只为希望再得到一个关于乔治·索罗斯的细节时，是她挑起了照料家庭的重担。她总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我感谢她所做的一切。我感谢我的孩子们——米丽安姆和她的丈夫西米，亚当和拉切尔——仅仅为他们的存在和给我生活带来的无限乐趣。

每一次我写与商业有关的书——这已是第四次了——我都能感觉到我与所写的主题是如此地贴近，我是指我的一些家庭成员就是商界中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且帮助使我的作品更清晰、更有深度，我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感谢。他们包括：我的兄弟杰克·斯雷特，我妹夫居德·伟尼

克、我的侄子侄女们迈克尔·伟尼克、马克·伟尼克、克莱格·雅各布和杰里·贝德林，以及我的表兄马文·斯雷特。他们是我家里的“生意人”和我最重要的听众。我的最重要的听众还有我继父约瑟夫·积·斯雷特。虽然他是无意识的，但鼓舞了我在商业领域里孜孜不倦和津津有味地探索。一开始我曾非常固执，弄不明白究竟是商业题材中的什么使他如此兴奋。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惊讶和欢喜，因为我领悟了他要传递给我的信息。因此，我向他表示感谢。我把这本书献给约瑟夫·积·斯雷特。

罗伯特·斯雷特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 1 章 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	(1)
第 2 章 我就是上帝	(17)
第 3 章 布达佩斯的地下室	(27)
第 4 章 像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那样	(35)
第 5 章 盲人骑瞎马	(41)
第 6 章 诱人的混乱	(47)
第 7 章 投资在前，调查在后	(60)
第 8 章 实践检验原则	(70)
第 9 章 量子式的飞跃	(83)
第 10 章 身份危机	(90)
第 11 章 帝国循环	(96)
第 12 章 经典战例	(105)
第 13 章 哲学投机分子	(116)
第 14 章 自由价不高	(123)
第 15 章 公之于众	(142)
第 16 章 大崩溃	(151)
第 17 章 当野猪的勇气	(158)
第 18 章 驯服巨蛇	(168)
第 19 章 一边倒的赌博	(178)
第 20 章 黑色星期三	(184)

第 21 章	对冲基金之王	(195)
第 22 章	大师出山	(202)
第 23 章	英雄与凡人	(212)
第 24 章	匈牙利犹太人	(224)
第 25 章	情人节大屠杀	(234)
第 26 章	华盛顿之行	(238)
第 27 章	富可超 42 国	(247)

第1章 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

1992年9月15日下午5点三十分

一张椭圆型办公桌后的那张高背皮椅中，端坐着乔治·索罗斯。他凝望着窗外三十一层楼之下的纽约中央公园的迷人景观和繁忙时段中的街头人潮。他为能又一次置身“局”中而倍感兴奋。

当索罗斯最初步入位于曼哈顿区中心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办公室时，他还感到自己更像是个过客而不是个老板。但是现在，他有了一种拥有感。就在今天，他将又一次登上巅峰，击败那家银行。对此他深信不疑，他将继续这场游戏……而且将成为赢家，可能是超过任何人的大赢家。

那么，如果在这些年里他一直云游四方的话，情况又将是什么样呢？自从1988年起，索罗斯就将生意托付给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斯坦利·杜拉肯米勒，他一直干得非常优秀。当索罗斯亲临办公现场时，尽管有时他们对如何认识金融市场也会产生分歧，他们会合力协作。

在最近这几天里，索罗斯似乎也应该照常待在东欧或前苏联，帮助巩固和完善他于80年代在那里创建的宗旨是推动这些国家向民主模式转变的慈善基金会，经过多年在金融市场中全力以赴的摸爬滚打，索罗斯已经积累了远远超过个人所需的财富。如今，已经到了人生的秋季，他希望尽可能地远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他更愿与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基金会员工们聚

在一起，遛遛波斯尼亚的泥泞街道，尝尝冒险的滋味。

但今天是个异乎寻常的日子。索罗斯有史以来在金融界最大的赌局将有结果了，他应该怦然心跳个不止，应该在地板上徘徊不止，应该冲着被吓坏了的员工们神经质地咆哮。然而，这些从来都不是索罗斯的作风。他只是内心极度兴奋而已。他端坐在椅中，显得稳若泰山。他反复地思索着那些他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每当他要跳出来进行最后一击时，他总是要这么向自己发问。

这么做究竟对不对？我是否会被淹没？

当他凝望着的这个城市华灯初上时，索罗斯已经神游万里。此时如果身处伦敦是否会更好一些呢？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也许时至今天这已都是无关紧要的。

乔治·索罗斯常常惬意于远离华尔街的金融区。无须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喧闹的阴影中驻足，他自有办法赚取大笔的财富。

他拥有认识金融场所必需的特殊风格，他拥有参与投资游戏的独特方法，因此他应该不必如此面对都市中的人群出神。他很满意此时能呆在曼哈顿，能在例行的冒险中享受小憩。他办公室里的氛围非常温馨，墙上有几幅绘画，桌上有几张家庭照。但仅距此数米之遥，员工们正坐在冰冷的计算机屏幕前，目不旁视。即使最轻微地向两侧转一下头似乎都表示已经从紧张的关注中跌入梦乡。在墙上有一幅看来是用计算机制作的标语：我一无所有地来到世间，但我不会一无所有地离去。

这是乔治·索罗斯的格言。现在他已 62 岁了，富得无法想象。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人生的胜利者，他不会一无所有地离去。事实上，他已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但是，没人敢说现在就可以摘下这句标语了。毕竟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还需

要激励。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也很富有了，身价达数百万美元。他们也不会一无所有地离开世间。实际上，那些与索罗斯合作的人似乎都赶上了淘金大潮，并且都淘到了金子。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办公室的气氛不同于福特基金会，透明度很高。但是，它们都同样充满了令人陶醉的金钱气息。

当城市渐渐淹没在暮色之中时，索罗斯却全不知晓。作为一个国际交易商，他对东京、伦敦和华尔街的金融市场都兴趣浓厚，对布鲁塞尔或柏林的经济发展趋势同样关注。今天他的心思全不在办公室里，而是飞到了西欧，那里是他此刻的关注焦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索罗斯一直在观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情况，他预感到一个巨大的金融炸弹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

索罗斯是一个大师级的金融理论家，他喜欢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实验室里试验他的理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实验室啊！这里是是非分明，没有含糊的灰色区域。股票价格不是上涨，就是下跌，或是静止不动。任何关于股票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都可以在数日内得到检验。

大部分投资者都认为金融市场具有理性，相信股票价格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只要能找到这种逻辑，就可以发财致富。

对此索罗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金融界一片混乱，全无稳定可寻。他的指导思想是：洞察市场才能致富。有许多人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是：市场活动是某一巨大的特定机制的一部分。这从来都是错误的——索罗斯从不相信有什么机制能决定市场的活动。

指导市场的实际上是心理因素。更准确地说，是投资大众的本能。

如果某一投资者能推断出某一特定股票或货币背后的投资大众的目的，那么他就能取得成功。

这就是索罗斯理论的精髓。

今天，乔治·索罗斯在整个西欧金融界里试验他的理论。他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使用这一理论，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成熟，等待捕捉到能显示群体倾向的各种蛛丝马迹。

当他发现到这一切时，他已经准备就绪，具有把握住机遇的实力。一旦他自以为对某一金融态势把握十足时，他将抛弃所有的犹豫观望。这一次，他就是信心十足。

而且，他投入的赌注这一次在整个投资界中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他输了的话，他将损失惨重。不过，他以前就曾经赔过钱。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危机中，索罗斯看错了方向，只得被迫止损。他一共亏了3亿美元。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索罗斯总是赢家——为他那些名门望族的客户挣钱——而且他能够在长时间内业绩骄人。1981年6月号的《机构投资者》杂志将他称为“全球最伟大的货币经理”。

自从1969年索罗斯创建了他的旗舰——量子基金以来，只有一年是亏损年。那就是1981年。没有人能像索罗斯那样常胜不败，沃伦·巴菲特不能，彼得·林奇也不能，谁都做不到这一点。

索罗斯的业绩在华尔街是最出色的。

那天的晚些时候，索罗斯在办公室里考虑着伦敦的局势。时间已是晚上10点半了。伦敦，而不是纽约，才是索罗斯行动的目标所在。

索罗斯的脸上现出满意的神色。他回想起1989年11月9日，在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柏林墙轰然倒下。

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天在现代历史中的意义。有人相信，或至少盼望，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崛起

并繁荣。

索罗斯总是另有想法，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持有不同意见是他的秘诀之一。他看到新德国为了支付国家统一的代价而必将经历一段经济上的拮据期。他还看到德国将更关心国内问题，关心自己的经济，降低其他西欧国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索罗斯认为一个“内视”的德国将在经济方面——以及货币方面——对其他西欧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于是他静观其变。

索罗斯注意到英国在 1990 年加入了新的西欧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这对英国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步。索罗斯认为英国走这一步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英国经济并不强大，在加入了欧洲汇率体系之后，实际上是自己与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大国——新的统一的德国——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联系，无论怎样，都将使英国依赖于德国。作为本地区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德国将拥有权力来决定如何行事对其他西欧国家经济上有利。

索罗斯认为，这种对德国的依赖，将成为英国的致命之处。

英国将面临欲保持自己的货币政策不变而又不能的局面。因为它不得不将自己的货币政策与起主宰作用的德国货币政策联系到一起。

西欧国家在 1992 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遭遇挫折。于是英国打算降低银行利率。正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

然而，德国并不希望这些国家仅仅因为各自的国内原因而降低利率。德国人生怕再度由此产生通货膨胀。他们对 20 年代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经济崩溃的可怕景象记忆犹新。

如果德国不肯降低利率，那么其他西欧国家也无力承受降